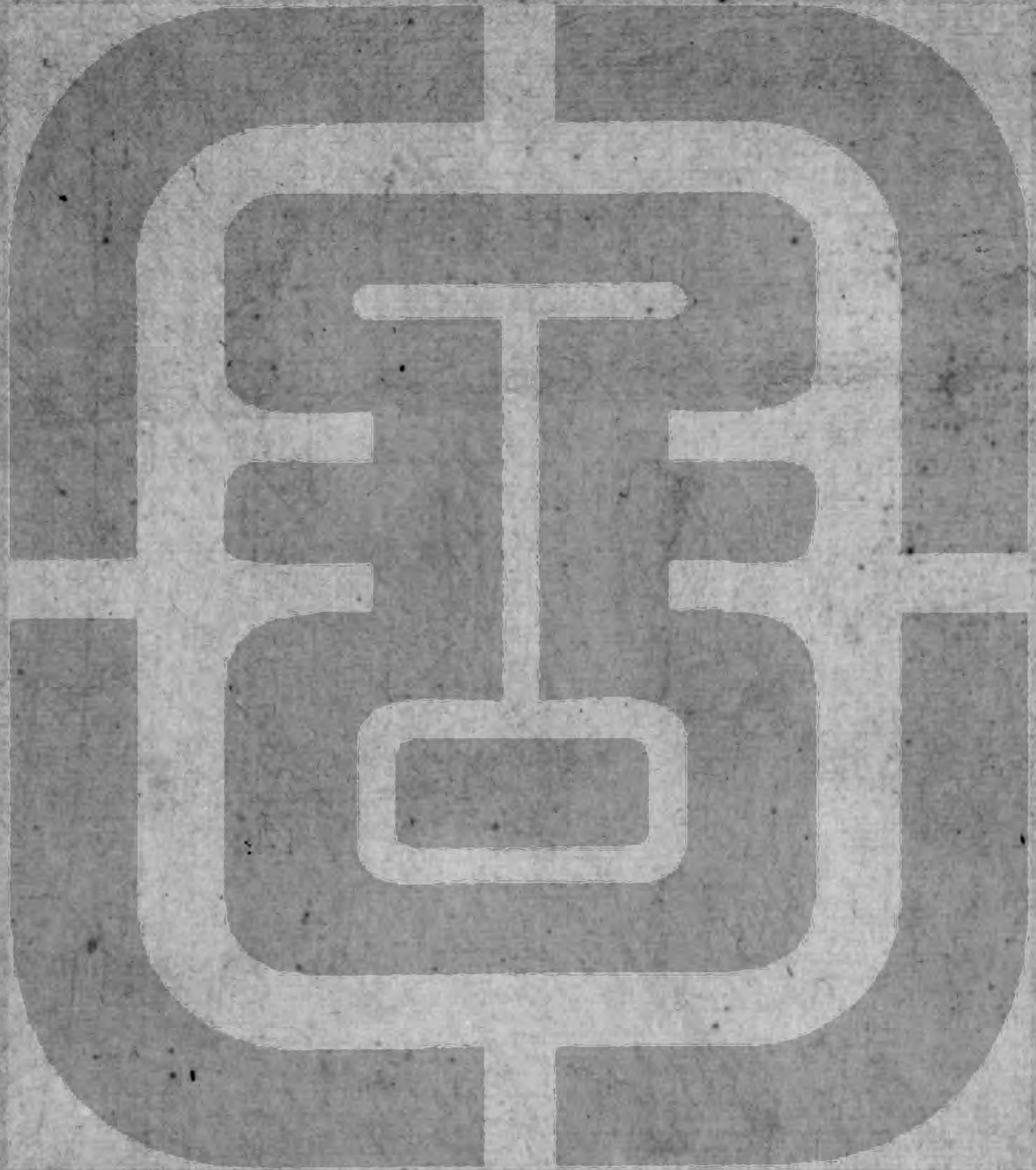


三十一



D

44

世家卷第二十五

高麗史二十五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元宗一

元宗忠敬順孝大王諱植字日新舊諱俱高宗長子
母曰安惠太后柳氏高宗六年己卯三月乙酉生二
十二年正月冊為太子四十六年四月入朝蒙古六
月壬寅高宗薨金仁俊以戎服率甲士及東宮僚屬
奉太孫諶入內大叔監國事文武百官詣殿陳賀遣
別將朴天植告哀于蒙古 秋七月乙巳平章事宋
恂卒 乙卯有事于太廟 己巳西京蒙古闌入松

青松安嶽豐海州驅掠人物而去 太白晝見經天
庚午遣監門衛錄事韓景胤叔知直史館洪貯于
日本請禁海賊 北界別抄都領即將李陽著率兵
將移于椒島麾下給曰請下陸而敗遂殺陽著及京
兵浮海而逃蔚珍縣令朴淳舡載妻孥滅獲并家財
將還蔚陵城中人知之會淳入城被拘留舟人以其
匪載遁去 八月丙子太孫加元服于麗正宮受字
曰靖 己卯朴希實趙文柱偕蒙使尸羅問等來
季己太孫迎詔于重詔曰每年汝以出島為奏依汝
所奏出來陸地棟居南京西京等處今從尔便緣此
已降宣諭訖有違元奏屢發狂詞將不恤生靈之命

崔令公者已行殺訖今奏出島歸居王京効力事今
若依汝奏出居王京時汝之未降時太宗合罕皇帝
在日後及朕即位時九所降高麗人令汝管領或不
管領臨時朕自裁焉將殺訖不恤生靈崔令公輩朴
尚書趙尚書二人令管汝之匪委萬戶特賜金符去
訖初希實等踰蜀山追皇帝南征行在匪三月十五
日謁帝于陝州帝曰汝國王每食言汝等何為未耶
希實具陳表意仍奏請罷西京義州屯兵令民安業
帝曰尔等既欲與我同心何憚我兵駐尔境且西京
以外嘗為我兵駐處尔國若速出島第勿令侵擾耳
太子之行不出尔國則可與俱還如入我地則以單

騎來朝 乙酉太孫錢尸羅問尸羅問出也連連牒
曰帝所往來宣使及本處使佐沿路站赤闕少西京
以南汝國列置站赤人戶鋪馬一切所須諸物炤依
已前設置無得少闕西京以北合用站駒亦宜准備
安置 丙戌忠清道按察使報東界叛民引蒙兵入
寇 九月丙辰朴天植偕也連連使者加大只大等
九人還 己未葬高宗于洪陵太孫釋服 辛酉太
孫迎加大等于重房加大曰吾等當巡審水內及陸
居之狀加大發向喬桐只大發向安南 冬十月壬
午諸功臣畋于江外會將軍李仁恒第置酒張樂連
曙乃罷先王終葵嗣王未還遊獵宴樂時議識之

十一月癸卯李世材偕蒙使於散等四人來初世
材在燕朝洪福源子使人訴于帝曰高麗出降非真
也世材知之先告也連連曰聞有謬者願勿聽也連
連即收福源子遣於散偕世材來審出陸之狀于是
發軍三十領創宮闕于舊京 己酉太孫宴蒙使於
散於散責以出陸稽緩太將軍朴希實對曰頃者吾
與尸羅問謁帝勅臣等曰爾國必運木石以為宮室
限三載罷兵待營構畢即令出居况今嗣王未還臣
等何敢自尊且帝豈妄言耶於散默然 甲寅西海
道出排別監駝報今兵出陸者皆為蒙兵所虜請停
出陸 丁巳蒙兵入坡平縣驅掠人物潛遣統卒擊

之 庚申地震 是月京城大飢官吏與民就食南
州絡繹于道重房御史臺禁官吏出闕官吏餓死者
甚多 閏月庚辰清化公璟卒 甲申兩府請除授
百官太孫讓曰我雖監撫至于選授非所敢專必待
君父之還兩府固請曰我國專賴領府以為藩垣今
校尉隊正死者大半不可不填闕太孫勉從之乃除
授五品以下 丙戌太孫宴蒙使於散 十二月辛
丑太孫以監察御史金壽安嘗所受學賜犀帶一腰
庚戌蒙兵入松都驅掠康安殿守者別將大金就擊
走之奪俘而還 甲寅太孫宴金仁俊 己未以中
書平章事金昶孫魚門下平章事 庚申也速達使

庚申

者阿介等十二人來 辛酉太孫宴_阿介等
元年春正月戊寅太孫以趙珣叅知政事崔昱為樞
密院使金佺朴成梓為樞密院副使珣以連姻國戚
不得入省昱至是除之又_有知天文而拜大學博士
者能暴虎而為侍御醫者銓注之顛倒如此人嘲之
曰占星大學博捉虎侍御醫 白州蘇復別監金守
碑與別將于定投于也速達訶曰高麗復都舊京非
實也也速達信之 除宰樞以下給舍中丞以上讓
謝箋 癸未席島椒島人謀叛西北面兵馬李喬遣
都領帝得柔擊之斬其魁來同等 命右副承宣金
仁俊推檢別宮田 戊子月犯房星火犯木星太

孫憂懼赦不務脩省反赦元惡以應天時議訖之
庚寅囚叛人金守碑父西京副留金軾于夜別抄所
戊戌西海道按察使馳報安北都領元振叛執其
州副使文秀及慈州副使金脉殺之甕津縣令鄭崇
降于蒙古 二月庚子以濟州副使判禮賓省事羅
得璜兼防護使朝議濟州海外巨鎮宋高島倭無時
往來宜特遣防護別監以備非常然舊制但守倅而
已不可別置防護遂以得璜兼之且故事京官秩高
者補外職秩不相當則皆以本職帶前字赴官今若
以前銜鎮之亦元威重故令銜頭除前字仍帶判字
其通牒按察使稱防護使 己酉燃燈太孫如奉

恩寺以十五日寒食是日預行之禮部言也 壬
戌王在京北府聞訃服喪三日而除受忽必烈大王
之命乃還 銜內都兵馬錄事陸子襄剃髮授于
蒙古囚于琏子襄父及兄弟 癸亥將軍金承俊侍
即李凝散負閔洪濟等偕蒙使加勿等六人先到昇
天館也速達在道謂王曰三月上旬皆出古京金仁
俊當率百官迎于西京王曰我國多賊而國無主仁
俊不可離京也速達不復言但再言抚恤于琏守碑
父子兄弟于是兩府議放于琏等族類 乙丑令大
小官民僧道各營屋宇于古京 遣恭知政事李世
材同知樞密院事皇甫琦右副承宣蔡植等迎駕于

西京時王已過西京東里大康和尚等為達魯花赤
隨王而未東里大怒曰何其迎之晚也往者于琰之
言誠不虛矣和尚奉國晉州人小時被俘入蒙古改
名守衡 三月戊辰朔日食 太孫欲還都舊京以
大將軍金方慶將軍金承俊給事趙文胄中丞金洪
就為出排別監發廩米六千四百二十斛分給諸王
百官人一斛以助營屋之費 庚午以金方慶知
刑部事 壬午太孫與文武諸王百僚率三別抄精
銳出梯浦迎駕 甲申王與東里大入開京行視營
築出次昇天府北郊東里大欲試王意請先行王信
之先入昇天闕東里大恚怒出屯于野王請入城東

里大辭以彼此意异吾欲還歸乙酉又退屯于烏山
太孫自江華來謁翌日太孫率御史中丞金洪就將
軍白永貞等至東里大屯所請之賂鸚鵡蓋白銀三
十斤東里大乃許之 丁亥忽必烈大王即皇帝位
詔還西京屯兵王與東里大同舟渡海自承平門入
闕命宰臣告于景灵殿初憲宗皇帝南征駐蹕釣魚
山王自燕京赴行在道過京兆潼關守土者迎至清
華宮請浴溫泉王謝曰此唐明皇所嘗御者雖異世
人臣安敢褻乎聞者嗟其知礼至六槃山憲宗皇帝
晏駕而阿里孛哥阻兵朔野諸侯虞疑固知所從時
皇弟忽必烈親兵江南王遂南轅問閔至梁楚之郊

皇弟遠在襄陽班師北上王服軟角烏紗幘頭廣袖
紫羅袍犀鞋象笏奉幣迎謁道左肩目如畫周旋可
則群僚皆以品服排班于後皇弟驚喜曰高麗萬里
之國自唐太宗親征而不能服今其世子自來歸我
此天意也大加褒獎與俱至開平府本國以高麗
告乃命遣魯花亦東里大寺護其行歸國江淮宣撫
使趙良弼言于皇弟曰高麗雖名小國依阻山海國
家用兵二十餘年尚未臣附前歲太子俱來朝適鑿
與西征留滯者二年矣供張疎薄無以懷輯其心一
旦得歸將不復來宣厚其館穀待以藩王之禮今聞
其父已死誠能立僕為王遣送還國必感恩戴德願

修臣職是不勞一卒而得一國也陝西宣撫使盧希
憲六言之皇弟然之即日改館蘭遇有加 癸巳王
萬戶遣人歸我國男女六十餘人 旱 乙未兩
東里大康和尚見王曰館待日厚感則感矣然忽必
烈大王所以遣我者非為在島中徒哺啜也如之何
王無以對召兩府議之分文武兩班及諸領府為三
番往來開京以示遷都之意 夏四月庚子東里大
欲往開京出屯于昇天府北郊遣上將軍申思倫等
率初番文武兩班十六領士卒先往開京 壬寅沒
番三人逃來東里大曰此輩好為妄言交構兩國以
阻和親遂斬二人 乙巳同知樞密院事孫挺烈卒

丙午蒙使荆節等二十五人賫書王以病命太孫迎
之其書曰我太祖皇帝肇基大業聖相承代有鴻
勲芟夷群雄奄有四海先降後誅未嘗專嗜殺也凡
屬國烈族分茅錫土傳祚子孫者不啻萬里孰非向
之勁敵我觀乎此則祖宗之法不待言而彰矣今
也普天下之未臣服者惟尔國與宋耳宋所恃者長
江而長江失險所藉者川廣而川廣不支邊戍自撤
其藩籬大軍已駐乎心腹馮魚幕燕止在旦夕尔初
以世子奉幣納款束身歸朝含哀請命良可矜憫故
遣歸國完復舊疆安尔田疇保尔家室弘好生之大
德捐宿構之細故也用是已嘗戒飭邊將斂兵待命

東方既定則將回戈于錢塘殆餘半載乃知尔國內
亂渝盟邊將復請戒嚴此何故也以謂果內亂即權
臣何不自立而立世孫以謂傳聞之誤耶世子何不
之國而盤桓于境上也豈以世子之歸愆期而左右
自相猜疑私憂過計而然耶重念島嶼殘民久罹塗
炭窮兵極討殆非本心且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
啟推赤心置人腹中則反側自安矣悠々之言又何
足校申命邊閭斷自予衷無以遁逃間執政無以非
語亂定盟惟事推誠一切勿問宜施曠蕩之恩一新
遐邇之化自尚書金仁俊以次中外枝党官吏軍民
令旨到日已前或有首謀內亂旅拒王師已降附而

還叛因仇讎而擅殺無所歸而背主亡命不得已而
隨衆脅從應擣國人但曾犯法罪無輕重咸赦除之
世子其趣裝命駕歸國立政解仇釋憾而德施恩綸
惟瘡痍之民正在撫綏之日出沒滄溟完茲平壤賣
刀劍而買牛犢捨干戈而操耒耜凡可援濟毋憚勤
勞苟富庶之有徵莫禮義之可復亟正疆界以定民
心我師不復踰限矣大號一出予不食言復有敢踵
亂犯上者非干尔主乃亂我典刑國有常憲人得誅
之於戲世子其王矣往欽哉恭承丕訓永為東藩以
揚我休命蓋帝未即位時聞王至西京留八九月疑
有變故賜是書焉 戊申宰樞功臣宴蒙使于館荊

劄謂館伴李松縉曰作詩贈之而後飲松縉援筆題
詩節和之飲酒甚樂 庚戌遣太府少卿張季烈賚
祝壽疏及方物如蒙古 辛亥放出諸島罪徒 戊
午王即位于康安殿灌頂受菩薩戒于慶寧殿御康
安殿受百官朝賀後著黃衣坐龍床南向東里大波
透上殿據床東向太孫公侯伯宰樞文武兩班恭上
以次入殿庭恭外立殿門外上表行礼呼萬歲禮畢
王入閣命太孫宴客使僕射以下兩班侍宴 庚申
也連達放還金宝禹金大材等一百人 辛亥蒙古
遣其多大詔曰朕祇若天命獲承祖宗丕烈仰惟覆
燾一視同仁無遐迩大小之間也以尔歸款既冊為

王今得尔與邊將之書因知上下之情朕所憫焉凡
所啟稟區處于後一出水就陸以便民居事此朕所
喜也今時方長育不可因循自誤歲計更當勸課農
桑以阜殘民一請罷軍士事若留軍壓境不無擾動
已勅將帥即日班師其體朕兼愛之心毋自疑懼一
年春被虜逃來人民乞放還事已下有司通行刷會
自言約之後逃虜人等放令還國到可收係存恤一
凡爾國中應有作過罪犯欽依前來已降赦文施行
軍人擅掠人物一絲者具以實聞依條斷罪 甲子
荆節其多大等怒贈遺不如意卷坐席而去節初不
近娼兒所得幣帛分與麾下至是人欺其詐 丙寅

遣永安公僖如蒙古賀即位表曰千齡啟旦如日之
昇四海為家受天之祐統臨之始欣戴所同恭惟聖
烈丕承神謀果斷修文偃革舞干羽於兩階發政施
仁湊梯航於萬國惟新景命益擁洪休伏念臣祗襲
藩封阻詣蟬朝之烈向緣庭覲倍輸鼇抃之誠陳情
表曰大觀利賓于王恪脩戾度樂土爰得我直深荷
聖知薄言旋歸祗自感泣恭惟文思天縱聖教日躋
近悅遠來尺地莫非其有教成俗美黎民於安時雍
念生邊陲常昧樽節頃屬趨恭于帝闕多慚拙澁于
朝儀何圖護短以衣矜優錫非常之眷賜伴居桂即
駢羅綺綉之筵遙賜椒觴備奏笙簧之樂旨酒嘉肴

之既足彫纓寶馬之又須俯憐拱北之誠仍愍思南
之翌諱說錦城于萋斐謀沮一行皇明鏡察以掃除
勅還千里比及未歸之無恙其為感戴也有加伏蒙
今月十日使臣荆節奉傳詔旨云完復舊疆永為東
藩祇膺聖旦之推恩繼襲先人之守土昔往奚期于
至此今未固省其使然詔云未臣服者惟尔國與宋
耳其謂宋不服者苟矣頽如小邦恒事大國豈于此
統一之際而敢懷携貳之心無哉不聘而咸服指揮
况臣親覲而過蒙慰諭何曾比予於是不知所以為
然退而省私微我有咎惟前日畏威而後處似有違
斯苟上朝原實以商量亦可憐者詔云島嶼殘民窮

兵極討殆非本心罪無輕重咸赦除之亟正疆界以
定民心我師不復踰限矣大號之出至仁可知一函
綸綍之俄傳滿國涕洟之俱墮詔云出彼滄溟宅茲
平壤事此字里反身自督役而荆使臣眼所親觀古
京是三十年之久荒力勤芟淨新構非一二日之邊
就誠愧蕭條其往來諸官之歸奏如何每思念此事
而憂心罔極誠懇危迫神明證知是月二十四日又
承使臣荆節再傳詔旨云就陸農桑以阜殘民壓境
留軍已勅班師逃虜人等放令歸國一中犯罪者依
赦文施行擅掠民物者依條斷罪思灵汪洋寤寐感
悅雖慈母鍾憐于孝子過此何能自以臣縣及于後

孫以死為報繫五段乾坤之施是三韓金石之藏爰
暨黎蒸但知蹈舞臣謹當山海寧安恒輸任土之虔
日月有臨敢純如罔之祝 五月戊辰朔親設功
德天道場 壬申蒙古歸我逃虜人四百四十餘
戶 癸巳以時方盛農除諸道未賀即位 是
月京畿旱蝗 六月丁酉朔下制肆赦蠲丁巳年
以上公私逋租年八十以上及鰥寡孤獨萬疾廢疾
者各給奉養一人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旌表其門燕
京侍從臣僚並受爵秩餘並依前代赦令改第衛社
功臣以第一柳璟為第五金仁俊為第一 戊戌王
如奉恩寺 王以大旱去陽傘禁兩班著帽 壬寅

親設消災道場 王始視事 戊申以金仁俊為樞
密院副使 流刑部侍郎李凝于遠島初凝從王如
燕京謂永寧公緯曰公若欲為王誰曰不可故及
庚戌地大震墻屋崩頽京都尤甚 遣金寶昂如東
里大屯所禳飲東里大謂寶昂曰尔王之東還也奏
帝曰臣之國即還都松京今已踰數月何其恬不為
慮尔等有幾頭乎我惟一頭是以為恐留欲何待我
其還矣寶昂無以對 丙寅以小祥移安高宗木主
于魂殿神御于天壽寺 王改名植 秋七月己巳
蒙古帝平阿里不哥遣使頒赦阿里不哥帝之母弟
也僭號和林至是平之 癸酉地震 乙亥以濟州

貢馬賜東西四品以上 庚辰太白晝見 丁亥追
尊母后為王太后 末里大遣人曰舊京宮室民居
經營垂畢我欲往西京若永安公未當與俱還否則
便歸請辦送進餼及贈遺也速達物件且吾未時馬
匹漸死幾盡并送馬五十匹 戊子宰樞會議末里
大去留便否皆曰王上親請留之 己丑末里大
老所末里大與王同床而坐置酒王請留甚切末里
大曰歸計已定不可留 壬辰門下侍郎平章事致
仕崔滋卒 八月丁酉冊妃柳氏為王后子諶為太
子 癸卯末里大在西京寄書于王曰聞帝諭旨
子裏坐底你識者棟那裏坐底你識者王喜耶不文

武群臣六喜耶不甲辰宰樞請闕賀且議奏為帝祝
壽于九所 戊申大府少卿張季烈將軍辛允和還
自蒙古云臣等詣新都開平府帝曰朕即祚後爾國
最先來賀多喜 聞王親朝待王來可與俱還臣
等留待永安公一起中書省宴再赴御宴帝曰爾國
事大國四十年今茲朝會者八十餘國汝等見其禮
待之厚如爾國者乎賜衣帛有差 己酉末里大等
復來 壬子永安公僖賚詔三道還自蒙古翌日王
邀東里大康和尚等迎詔一曰漢自武帝之後創業
守成之君即位伊始莫不改元所以示天下萬世端
本正始之傳也國家累聖相承廟開大業禮文之事

有所未遑朕獲續丕圖思復古治已于今年五月十
九日立號為中統元年使還宜播告之俾知朕意一
曰衣冠從本國之俗皆不改易行人惟朝廷所遣
悉禁絕古京之迂匿連量力比戊之撤秋以為期元
設達魯花赤等會合反兇拔觀魯一行人等俱勅西
還其自願托迹于此者十餘輩來使亦不知定在何
所事須根究今後復有似此告歸者斷不准從朕以
天下為度事在推誠其體朕懷毋自疑悞一曰卿自
卅世封再遣使傳方物之獻誠意以將今聞寺社之
祈益見肺腑之瀝凡所陳乞已照施行來价言還特
須罷命苟裕民而利國當遠便而隨宜今賜卿虎符

國王之印并衣段弓刀等物 庚申宴蒙使于大殿
辛酉王餞東里大于郊 癸亥王宴前王師混元
為師親自進食 九月己巳賜魏文卿等及第 遣
右正言田文徽如蒙古賀改元謝賜符印兼齎祝壽
文而去 甲申幸王輪寺 己丑幸妙通寺 甲午
幸外院九曜堂 蒙古畢千戶金千戶驅掠帝所放
還逃虜人一百九十餘人而去 冬十月丙寅宋高
陳文廣等不堪大府寺內侍院侵奪道訴金仁俊曰
不予直而取綾羅絲絹六千餘匹我等將垂橐而歸
仁俊等不能禁 戊午以金寶鼎知門下省事吏部
尚書崔暹守司空左僕射 辛酉御康安殿下詔冊

酉辛

封長公主為慶安宮主宴詔冊使及執事官 十一月丁丑設八閔會率法王寺當國恤奏還宮樂識者
識之 辛卯以司徒網女為太子妃 十二月庫子
慶安宮主下嫁于齊安伯淑是年封冊四嘉禮二所
費金銀千餘斤米穀三千餘石布帛不可勝計 庚
申以金超孫為門下平章事判吏部事李世材為中
書平章事金之岱為政堂文學吏部尚書金仁俊同
知樞密院事御史大夫李應詔鄭芝並為樞密院副
使 王聚宮女于水房淫縱無節御史大夫金仁俊
移置水房于外
二年春正月癸亥朔放朝賀 以太子生日為壽元

節 辛未地震 丁丑內侍即將崔允通以母老病
辭職歸田允通武人時稱其孝 辛巳新安公佺卒
二月丙午燃燈王如奉恩寺 三月甲子幸賢聖
寺 庚午諭諸道按察使曰朕欲推仁心施及禽獸
方春田獵恐其不彘不卯違我好生之心卿等体此
勿飲肉膳 壬申幸乾聖福重二寺 己卯親醮三
界 夏四月辛丑以早禱于園丘乃雨 己酉遣太
子諶如蒙古賀平阿里字哥表曰聖捷方傳四海誰
非慶幸皇恩既積三韓最是惟忭爰貢賀章敢干聰
鑑臣聞舜功尤盛于七旬之格宣烈愈豐于六月之
征必因不軌之頑益著難名之德恭惟皇帝陛下赫

斯怒爰振旅揚孟津黃鉞白旄爰克威允固功剋曲
沃素衣朱襪收復遐迩之域攬持億兆之心布以太
平答于成仰伏念臣曷嘗親覲深荷眷憐勤慰諭
以遣還俾修庶度比詔恩之頒示益感聖慈君臣
間如此遭逢天地內未之倫擬細思報効惟祝壽康
頃者永安公之回也伏聞皇帝陛下親舉六師遠征
萬里且父母苟或有難噫况孫烏得不憂矧下國之
安危係上朝之動作是用適叩有靈之佛宇雲祈加
護于兵威遣陪臣田文胤齎狀疏往奏其行李內譯
語李贊忽至言使臣其奴奉傳聖旨皇帝以北方平
盜事令行李內一人歸諭國王以故先來斯乃天佑

有如聖謨旣敵朝說成師以出暮聆唱凱而還亟馳
天下之好音先曉海隅之荒服此蓋知臣願捷之方
切謂臣助喜之必深旣承寵海之丁寧尤劇感情而
忭躍洎于遺雅樂以更生欲明享上之誠須極臣心
匪重茲謁由中之信乃令世子而朝預惟童孩之孱
質豈合趨蹌于聘列但我紙上之不能載者付尔舌
端而將往鳴高伏冀聖明悉垂矜聽俾安心于殘俗
專効職于永年五月丁丑田文胤還自蒙古初
文胤謁帝特厚慰問曰有所言乎對曰陛下憐我
國王恩至渥也然諛間者多願陛下勿信及其還帝
命東里大伴行文胤奏曰東里大以前年勅還屯兵

事意小邦所譜憤愠而還反訴小邦請張為幻今若
伴臣以去未知他日造何言以誑陛下敢請勿違帝
從之 丙戌賜却謙等及第 六月壬辰王如奉恩
寺 乙巳王受菩薩戒 壬子地大震 設五法教
席于內殿禱太子速還 秋七月辛酉朔奉安高宗
真于景靈殿移肅宗真于安和寺 八月辛丑辛乾
聖福靈二寺 壬子王幸王輪寺 九月壬戌幸昇
天府 癸亥太子還自蒙古帝遣侍衛將軍勅立札
札部郎中高逸民等護其行 甲申謁昌顛二陵
丁亥謁洪陵 冬十月蒙使焦天翌等來
戊壬 三年夏四月遣判秘書省事朴倫等如蒙古進貢方

物 秋七月壬寅朴倫還自蒙古帝賜王錦九匹詔
曰來表稱女真侵汝邊境虜掠人民事已聞知前日
北鄙叛逆想卿已悉既而諸王有言先以聽信一二
奸人之語遂成過惡引咎請和為辭因之按甲不意
去歲輒來犯我邊民致有搖動連兵交亂之際小人
乘而作過者有之交兵之事為不祥者此之謂也尋
當究問而遣出之又詔云據未使奏告每歲朝見未
時地里寫遠騎坐馬匹多有失盜去處乞禁約事准
奏各處邊魯花赤管軍管民官首人等今後如遇高
麗差使臣來時經過去處官為差人防護傳送死令
一行鞍馬諸物疎失又詔云據未使奏告本國所產

鷹鷄每歲進奉乞依數給付鋪馬及死令人遞當事
准奏仰各處達魯花赤管民官如高麗國進奉鷹鷄
未時官司驗鷹鷄數目應付與鋪頭口者仍仰不以
是何人等死得遞當 丙午幸賢聖寺 庚戌省死
囚九人流于島 九月庚午蒙古遣按脫麥徹兒禮
部侍郎劉憲接伴使康和尚等來索鷄子及好銅我
國以好銅疑是赤銅問于憲答曰好銅者鑰鈔也于
是令宰樞至六品收鑰鈔有差 庚辰太白犯月晝
見 王錢蒙使于郊外 遣禮部郎中高洵獻鷄子
二十好銅六百一十二斤黃白紙各一百張且奏曰
聖旨以鷹鷄子奉獻之晚為諭又勅以好銅二萬斤

進獻其鷄子者早趨時而探捕將貢而養馴好銅者
初觀詔旨疑是赤銅及問來使則曰鑰鈔此物小國
鴨綠江內本非所產惟上朝漢兒土中買傳而來言
何妄飾世所共知然恐違聖勅罄時所有收集以進
閏月己丑幸濟普寺設百羅漢齋 壬辰
幸王輪寺 辛丑幸妙通寺 冬十月己未重營彌
勒寺及功臣堂初自太祖以來功臣皆圖形壁上每
歲十月為張佛寺以資冥福頃因遷都久廢至是王
命重營設齋以壬辰年遷都功臣崔怡戊午年衛社
功臣樞密院使金仁俊上將軍朴希實李仁桓金承
俊朴松庇樞密院使柳璫將軍金大材金用材金碩

材車松佑上將軍林衍將軍李公柱大將軍金洪就
等並圖形壁上 壬申王命撤杖臣崔沆故宅以其
地分給士庶无家者取材營无室于東山洞 十一
月癸卯追封敬穆賢妃金氏為靜順王后 十二月
乙卯即中高訥還自蒙古帝頒曆又詔曰大小分殊
當謹畏天之戒往來禮在要知懷遠之心卿自東隅
臣屬上國遠我家之有難越其境以來歸特侈新封
俾還舊服凡有所奏無不允從如不易衣冠班收軍
戍去水而就于陸在虜者聽其歸若此甚多難于具
悉豈期勿諒動則肆欺向許貢于珍禽已垂素約頃
小微于銅貨又飾他辭陸子襄一羈旅也慈膏肉之

睽離降綸綍而理索輒為拒命是誠何心茲小事尚
尔見遠于大節豈其可保凡遠近諸新附之國我祖
宗有已定之規則必納質而藉民編置郵而出師旅
轉輸糧餉補助軍儲今者除已嘗納質外餘悉未行
卿自有區處必當熟議庸候成言其歲貢之物依例
入進毋怠初心以敦永好 丁卯高訥以陸子襄及
于綏妻子如蒙古表曰至書方降如親睿眷之臨綸
音亟宣諒非愚情之望披承已往悚駭難安陛下冠
冕百王襁褓萬國一衣定天下集大統于周家尺劍
入關中開洪業于漢室既皇威之大振何頑寇之足
虞而逆賊李璵謂天可欺攘臂敢拒爰命將而致伐

不延時而就殲縱無露布之傳猶獲風鈴之及四海
同慶三韓最欣臣緣幸昌辰恪居遠徼素加字小寬
仁之蔭悉聲允哀籲請之端繫聖德既深于撫矜率
遺黎相與之感泣何常一念不祝萬年節次使介高
洎之回也拜勅稠重周邦震疊其詔旨所諭事件悉
是何語實所痛心曾不意聖明之時有如斯嚴切之
責因念眷憐有厚則易生謹作忠敬無文則反致嫌
疑今其至茲或者以此若乃子襄之妻孥也豈其遠
命而不遣劉憲之行孝也初未有制而俄傳輒自稟
承尋評推寃妻已遠他而生一兒又且懷孕子雖無
恙也有二箇皆為提孩于使介前方令召觀曰駟騎

上未可借往姑使養撫當後遣來我其安用而留之
彼則不將而去耳迺以此而諭責甚可為之兢惶又
如于琰之妻也雖非詔旨之併稱亦聽使人之回報
上朝活兒不花達兒者史丞相等俱在省中稟傳宣
勅遂與其人同諭送將故不敢違今此併遣伏望憐
小邦常向內之無貳念前日幸遇上于不期方有千
年永示好生之德百无一數碑殫供職之誠仍獻金
鍾三事金鐙二事銀鐙八事獺皮七十七領真紫羅
五匹細紵布八匹紙五百四十張玳瑁鞘子三
已已昌原公社卒 丁丑以金起孫為門下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李世材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李藏

用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金純守太尉判禮部事太子少師柳璟守司徒知門下省事太子少傅崔盈判工部事金佺金仁俊並為樞密院使李應韶知樞密院事左散騎常侍太子賓客崔允愷知樞密院事兵部尚書太子賓客朴松庇同知樞密院事右散騎常侍金允候為樞密院副使禮部尚書李之歲崔瑛為尚書左右僕射朴成梓叅知政事又判禮部事仍令致

仕

癸亥

四年春二月甲寅赦

壬申設消災道場于大觀殿

癸酉倭寇金州管内熊神縣勿島掠諸舟縣貢舡三月甲申幸賢聖寺甲午高泊還自蒙古言中

書省云帝怒尔國前降詔書內置郵籍民出師輸糧等事置而不奏故不賜回詔戊戌幸乾聖福靈二寺己酉幸普濟寺夏四月甲寅遣禮賓卿朱英亮即將鄭卿甫如蒙古獻獺皮五百領紬一百匹白紵布三百匹表紙五百張奏紙一千張表曰君親之義善貸不違臣子之情直陳無隱一昨使輶之旋更數條宸綽之奉傳其所謂置郵事雖則民殘而未享為其詔書而曾設至北境籩庖之相局如上朝行李之所監其餘并勅之多端亦欲因時而並稟但緣遺噍初沫至仁蕭然茂草之間與野獸爭家而始集叢尔編蓬之下猶江魚處涸以相需若當此時將藉其

數顧惟茲氓之常經患難恐昧制法而益積驚疑莫
回厚贖以徐觀俾有寧心而先濟抑又出師輸糧等
事干戈以後飢饉相仍民口之存者百不二三土毛
之歛者十無八九旄倪猶乏于調發何以助六軍之
容晨夕尚維于饗殮詎堪供千里之饗設或忘己力
之劣而但迫皇威之加今不考實而苟欲其行後如
失期則何辭以對祇自增其譴責惧將負于生成進
退誠艱悼惶固措伏望曲加惻隱優賜矜憐恕輿情
以不嚴狗事勢而勿亟姑且置于大度之外使自由
于至仁之中俟其民產之有恒漸尔土田之爰闢然
後惟命永示好生 遣大官署丞洪淳啓事府錄事

郭王府等如日本國請禁賊牒曰自兩國交通以來
歲常進奉一艘如不過二艘設有他舡枉憑他事濫
擾我沿海村里嚴加懲禁以為他約越今年二月二
十二日貴國舡一艘无故來入我境內熊神縣界勿
島畧其島所泊我國貢舡所載多般穀米并一百二
十石紬布并四十三匹將去又入椽島居民衣食資
生之具盡奪而去于元定交通之意甚大乘迄今遣
洪淳等齎牒以送詳公牒并聽口陳窮推上項奪攘
人等盡皆徵沮以固兩國和親之義 丙辰即將鄭
子卿妻孫氏宰臣挺烈之女也曾私家奴良守徐均
事覺死于獄中 庚申醮三界于內殿 辛酉幸

妙通寺 丁卯幸王輪寺 甲戌幸外院 五月己
丑以旱徙市 丙申大雨 壬寅遣左正言郭如弼
如蒙古獻鷄 六月庚戌王如奉恩寺 是月日本
官舩大使如真等將入宋求法漂風僧俗并二百三
十人泊開也召島二百六十五人群列山楸子二島
大宰府少卿殿白高舩七十八人自宋將還本國漂
風失舩以小舩泊宣州加次島命全羅道按察給糧
舩護送其國 秋七月乙巳日本高舩三十人漂風
到龜州艾島命賜糧護送 八月戊申朔洪汧郭王
府等白日本還奏曰窮推海賊乃對馬島倭也徵米二
十石馬麥三十石牛皮七十領而來 辛酉冊子

珪檢校太尉守司空始陽郡開國侯檢校守司徒
順安郡開國侯 甲子朱英亮等還自蒙古詔曰朕
向以細事見卿心之未孚是故有責備之報今茲來
復丐候生民稍集然後惟命辭意懇實理當俞允允
百亟言者能踐與否卿其圖之仍賜羊五百分賜諸
王宰樞承宣致仕三品顯官四品近侍臺省五品負
有差 戊辰設消災道場于內殿 丁丑幸賢聖寺
冬十月壬戌遣大知御史臺事金坵李松縉為左
右諫議大夫李世材守大傅門下侍郎平章事仍令
致仕金純守太傅門下侍郎平章事崔昱守太傅中
書侍郎平章事金允候守司空右僕射奉禧為樞密

院副使工部尚書並令致仕

世家卷第二十五

世家卷第二十六

高麗史二十六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元宗二

甲子五年春正月丁丑朔放朝賀 壬辰親設仁王道場

于內殿 己亥醮太乙于內殿 二月壬子京城地

震 己未燃燈王如奉恩寺 丙寅韓就還自蒙古

帝賜西錦一段曆日一本詔曰猷歲發春式遣三陽

之會對時育物宜同一視之仁睦尔外方忠于內附

肇因正旦庸展賀儀方使介之還歸頒筭書之布告

今賜卿中統五年曆日一道卿其若稽古典敬授民

時勸彼東隅之祗勤于南畝之事茂迎和氣迄及康
年時乃之休惟朕以憚 己巳親設消災道場于內
殿 辛卯幸賢聖寺 戊戌幸乾聖福靈二寺 癸
卯幸普濟寺 夏四月丁未幸妙通寺 乙卯遣禮
賓卿金祿延如蒙古謝賜曆日西錦 戊辰太白晝
見經天 五月庚辰蒙古遣官人胡都多乙者禮部
員外郎趙泰康和尚等來享已受詔于大觀殿詔曰
朝覲諸侯之大典也朕續承丕緒于今年第以兵
興有所不暇近西北諸王率衆款附擬今歲朝王公
群牧于上都卿宜乘駟而來庸修世見之禮尚無濡
滯 丙戌宴蒙使 己丑蒙使胡都康和尚先還王

幾于郊外以國子祭酒張鑑譯語即將康允紹伴行
附表曰華使聶至疾于星火之馳璽書帶來諭以風
雲之會須宣已往舞蹈惟勤伏念臣依蔭上朝撫封
東徼萬宇皆歸于覆燾仰化無遺三韓別荷于矜憐
銜恩罔極向也躬奉而將返俄然語及于再朝而臣
奏云退修離散之殘民咸使出居于舊土訖有所定
盡徃乎未恭承明訓以旋歸爰示小邦之形狀兵戎
飢疫之相壓三十年垂盡耗亡山海蕩流之孑遺四
五載詎能招集完復經營之未既往還使佐之實觀
今被招徵實憎兢悚有召不宜于俟駕應是當趣于
登塗然薄贊單裝以豈殘藩之易辦遐程酷暑諒非

劣質之能堪要趁涼晨方朝邊闕地此私便之覲徇
亦專怨恤之特優惟冀至仁永加深睦且獻金鍾金
盃各三隻白銀鍾四隻銀盃十隻真紫羅三匹

戊戌賜金周鼎等及第 親設消災道場于內殿

壬寅移御長峯宮 癸卯始設大佛頂五星道場

于三郎城假闕凡四月 是月盜起橫川殺橫及洪

川二縣民三十餘人初橫川民采加大有八子一壻

居山谷間九人漁獵以生洪橫人疾之訴于道內巡

行夜別抄指揮請捕之至其家會九人出獵惟取父

母妻子盡殺之于是九人謀報仇為盜至忠清道夜

涉簞淺疑為狄兵朝野驚擾使夜別抄探之乃知

六月乙巳王如奉恩寺 丙午幸三郎城五星道

場 庚戌移御妙智寺又親醮于磨利山整城 辛

亥移御神泥洞假闕設大佛頂五星道場 壬子設

大日王道場于穴口寺乙卯親幸行香 丙辰還御

長峯宮省境內二罪以下 秋七月癸酉朔蒙古使

多乙者趙泰等還欲到大夫營以待王行 甲戌

彗星見于良方至九月乙酉凡七十二日乃滅 庚

辰以俞千遇知御史臺事柳洪休為殿中監 癸巳

制曰朕以涼德臨蒞三韓于今五載為保社稷萬民

將親朝于萬里絕域宜以殊恩覃及中外今七月二

十一日昧爽以前斬絞徒流以下咸赦除之 己亥

宣旨曰自聖祖以來全仗佛教密護延基夫仁王般
若偏為護國安民最勝法文如經所說百師子等法
寶威儀乃道場之急具也往者移都時師子座不能
輸入及乎法筵儀不如法金俊為寡人親朝欲設仁
王法會印成是經新舊譯各一百二部造師子座一
百彩畫粧飾至于供具衣物无不精備忠誠深重以
金俊丘史十人許初入仕十人真拜把領親侍二十
人假著幘頭造成監役人皆賜爵諸色匠人亦賜物
有差 庚子親設仁王道場于大觀殿 八月乙巳
命參知政事金俊為教定別監糾察國家非違 壬
子守司空左僕射朴松庇罷以樞密院使李應韶代

之 癸丑王如蒙古太子諸王文武百僚至梯浦辭
命金俊先入京使之監國 政堂文學致仕鄭芝卒
蓋章憲 庚午宮主幸妙通普濟二寺為王祈福
九月庚子王至燕都謁帝、再親宴又賜宴中書省
仍賜匹錦下及侍從臣僚 冬十月戊申上將軍申
思佺賚詔書還自蒙古帝改元為至元大赦天下
己未王辭于萬壽山殿帝賜駱駝十頭 辛酉地震
十一月庚寅參知政事致仕朴成梓卒 癸巳參
知政事致仕崔永卒諡莊平 十二月丙午樞密院
副使韓亨就六人率夜別抄迎駕于義州 壬戌王
至自蒙古次梯浦館太子及諸王迎駕癸亥王發梯

浦內學博諭正錄事率七管諸生外學十二徒中教
尊等率進士生徒各上表及歌謠致仕宰樞三品員
等迎于郊外八坊廂兩部奏樂爭陳百戲王駐輦綵
棚前現樂至哺還宮賜八坊廂白金各二斤娼女樂
工賜物有差翌日百官表賀 丁卯以金俊塔任資
忠特授掖庭內寺伯賜紅鞵改名資輔賜扈從親朝
臣僚及卒徒米有差

乙丑

六年春正月乙未遣廣平公恂大將軍金方慶中書
舍人張鑑等如蒙古謝恩獻方物 以金俊為侍中
二月辛丑朔親設靈寶道場于神格殿 丙辰燃
燈王如奉恩寺 三月庚午朔幸賢聖寺 癸未親

醮三界于內殿 甲申辛乾聖福靈二寺 乙酉設

功德天道場于內殿戊子咸寧節金俊使將軍李揣

進御膳酒果極為侈盛賜鞵揣帶一腰 辛卯幸

普濟寺 夏四月庚子朔親設消災道場 癸卯郊

有司景靈殿仁明二聖真容失次己以始令順祀

戊申幸王輪寺 己未有一小君犯禁臺吏折辱之

王不能禁下街衢獄國制宮人侍幸而有子則祝髮

為僧稱為小君 庚申太子邀宴安慶公奏樂達曙

國俗以道家說每至是日必會飲徹夜不寐謂之守

庚申太子亦徇時俗時議非之 五月己巳朔廣平

公恂大將軍金方慶還自蒙古帝厚慰遣之中外稱

慶 秋七月丁未朔倭寇南道沿海州郡命將軍安
洪敏等率三別抄軍禦之 己未幸妙通寺 冬十
月庚午御便殿遣平章事李藏用左僕射蔡損冊金
俊為海陽侯 丙子太子集諸生徒賦詩選進士宣
招等五人 辛巳刑部郎中崔資慶崔祿與大官丞
崔松峻等坐駐流于島 庚寅遣侍御史李穎即將
金靖如蒙古賀正 十一月壬子親設百座仁王道

場

丙寅

七年春正月丙辰始陽侯瑄卒 二月戊寅燃燈王
如奉恩寺 癸巳平章事致仕之益卒 三月己酉
幸乾聖福靈二寺 庚戌赦二罪以下 夏四月癸

酉幸普濟寺

五月丙午賜閔漬寺及第

六月庚

午遣大將軍朴琪如蒙古賀節日

八月癸亥將軍

車松祐獲宋賊船一艘殺七十餘人擒五人

壬申

親設消災道場

甲申幸賢聖寺

戊子幸乾聖福

靈二寺

九月戊戌謁景靈殿

丁未幸王輪寺

壬子幸普濟寺

丙辰設祈恩道場于內殿

己未

幸妙通寺

冬十月壬戌狐鳴于寢殿

己巳親設

消災道場于內殿

癸酉設佛頂道場于內殿

乙

亥設禪于內殿

壬午親設消災道場以禳星變又

醮于神格殿

十一月己亥遣侍郎張鎰如蒙古賀

正 辛丑以洪瑆為兵部尚書李之巖為刑部尚書

壬寅設八閩會幸法王寺 癸丑蒙古遣黑的殷
弘奇來詔曰今尔國人趙彞來告日本與尔國為近
隣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漢唐而下亦或通使中國故
今遣黑的奇往日本欲與通和卿其道遠去使以徹
彼疆開悟東方向風慕義茲事之責卿宜慎之勿以
風濤險阻為辭勿以未嘗通好為解恐彼不順命有
阻去使為托卿之忠誠于斯可見卿其勉之
乙卯判樞密院事崔允愷卒 丙辰命樞密院副使
宋君斐侍御史金贊等與黑的奇往日本 濟州星
主來見甲子遣正言玄錫以星主如蒙古 癸酉樞
密院副使洪璿卒

附

八年春正月宋君斐金贊與蒙使至巨濟松邊浦畏
風濤之險遂還天玉令君斐隨黑的如蒙古奏曰詔
旨所諭道遠使臣通好日本事謹遣陪臣宋君斐奇
伴使臣以往至巨濟縣遠望對馬島見大洋萬里風
濤蹴天意謂危險若此安可奉上國使臣冒險輕進
雖至對馬島彼俗頑橫無禮義設有不軌將如之何
是以與俱而還且日本素與小邦未嘗通好但對馬
島人時因貿易往來金州耳小邦自陛下即祚以來
深蒙仁恤三十年兵革之餘稍得蘇息綿、存喘聖
恩天大誓欲報効如有可為之勢而不盡心力有如
天日 秋七月遣秘書監郭如弼如蒙古賀聖節

八月丙辰朔黑的般弘及宋君斐苛復未帝諭曰向者遣使招怀日本委卿向導不意卿以辭為解遂令徒還意者日本既通好則必盡知尔國虛實故托以他辭然尔國人在京師者不少卿之計亦疎矣且天命維謹人道貴誠卿先後食言者多矣宜自省焉今日本之事一委於卿其体朕此意通諭日本以必得要領為期卿常有言聖恩天大誓欲報効非此報効而何丙寅宴蒙使丁丑移御慶原公第遣起居舍人潘阜賈蒙古書及國書如日本蒙古書曰大蒙古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

遐方遠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迨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未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于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國之國書曰我國臣事蒙古大國稟正朔有年矣皇帝仁明以天下為一家視遠如迩日月所照咸仰其德今欲通好于貴國而詔寡人云日本與高麗為隣典章

政治有足嘉者漢唐而下屢通中國故特遣書以徃
勿以風濤阻險為辭其旨嚴切茲不獲已遣某官某
奉皇帝書前去貴國之通好中國無代無之况今皇
帝之欲通好貴國者非利其貢獻益欲以無外之名
高于天下耳若得貴國之通好必厚待之其遣一介
之士以徃觀之何如也貴國商酌焉 九月乙酉朔
金俊以忠清道按察使邊保不從私謁白王流之乃
以夜別抄指諭金草精代之 王在慶原公第與
御史大夫俞千遇家相接王幸千遇林亭東宮陪遊
見其清勝留詩一首千遇及文臣和進 丁未蒙古
遣必闍赤廉字魯迷失海牙等九人表詔曰朕聞卿

國阿吉兒合蒙合似魚名遣使馳馱往取可為供奉其
或有闕即當採捕庸附以歸或稱患脚腫者以其皮
作靴則立愈蓋帝有是疾故求之 冬十月甲寅廉

字魯等還王附表獻阿吉兒合蒙合皮十七領 丙
辰幸乾聖寺 丁巳省金俊所流諸島罪人 癸亥
設佛頂道場于內殿 庚午親設百座仁王道場
丁丑幸普濟寺 壬午命監修國史李藏用同修國
史柳璣修撰官金坵許珙修神熙康三代實錄 十
一月甲午遣弟安慶公温如蒙古賀正因告更遣潘
阜使于日本

戊辰

九年春正月庚寅平章事崔昱卒 己亥以李藏用

為門下侍中 閏月己未移御神嘉宮 二月壬辰
燃燈王如奉恩寺寒食在望故先三日行之 戊戌
設消災道場于內殿 壬寅安慶公溫還自蒙古賜
王西錦一匹曆日一道初帝以趙葵之譖怒不解親
勅溫曰前日爾國所奏朕今說之爾其詳聽爾等聞
我蒙古中有叛者輒未誑誘人誰不知爾國誠降則
當出軍助戰轉糧請遣魯花赤點數民戶爾何不然
爾國曾于先帝時遣王綽為質朕所知也先帝勅爾
王親朝爾王不能親朝以我有兄弟之亂也爾王到
京兆府還歸朕之所護爾王所言人而不知有德可
謂人乎爾王奏云我國地窄今西京入排屯田軍民

盡令還歸則當召集殘民力農三年然後渡都舊京
今屯田軍馬盡還舊京乎朕使至爾國則爾使
人圍守真降之意當如是耶爾國未聘朕亦使人守
汝使乎和尚奏云爾等齊來國贖紵布戒于舊額又
甚粗惡何也爾國素稱知禮義今乃若爾可乎相戰
人所不好爾欲好戰當約其地也爾與日本交通爾
國人未居此者無不知之爾于前日何言未嘗交通
以欺朕乎爾等所奏皆是妄說不必答也 丙午將
軍周瑄通其叔父周允齋妻大氏事覓御史臺執大
氏鞠之死于獄中遂斬瑄判衛尉寺事李舒亦通大
氏及其二女曾流海島而還至是賴其塔大將軍金

洪就營救得免 以金方慶判禮賓省事北界兵馬
使 三月癸丑守司空左僕射朴倫卒 庚申幸福
聖寺 置出排都監于古京 樞密院副使崔澄卒
壬申蒙古遣北京路總管兼大定府尹于也孫脫
禮部郎中孟甲等未詔曰朕惟天道難謀人道貴誠
而卿之事朕率以飾詞見欺朕若受其欺而不言是
朕亦不以誠遇卿也故于卿弟温白數其事况有所
隱向卿自請撤兵三年當去水就陸撤兵之請既已
從之就陸之期今幾年矣以前言無徵是用為問卿
意必曰捨險即夷則慮致不虞或未取信聽其所止
惟我太祖成吉思皇帝制度凡內屬之國納質助軍

輸糧設駟供戶數籍置遼魯花赤已嘗明諭之矣繼
有耒耜稱頌民生稍集然後惟命是從稽留至今以
誠言見報聞汝國之政例在左右得非為所梗蔽使
卿不聞欤抑卿實聞之而未之思欤是豈愛而身利
而國者也且納質之事惟我太祖皇帝朝王諱等已
入質代老補正固自有例其駟傳六粗立自餘率未
奉行今我朝方問罪于宋其助士卒舟艦自量能办
多少所輸糧餉則就為儲積及遼魯花赤戶版之事
卿意謂何今特遣使持詔以往當盡情實令海陽公
金俊侍中李藏用齎奏章具以悉聞是時帝勅金俊
父子及其弟冲皆赴京師 丁丑門下侍郎平章

事金起孫卒 夏四月丙戌王錢蒙使于郊

遣侍中李藏用從于也孫脫如蒙古上表畧曰惟天為大仰之常畏于下臨凡物不平鳴也必哀于上聽其就陸之事則已于古邑復其居以經營助師之命則雖是殘民隨所而檢備其办舟艦輸糧餉之事則惟力是任六期將供其或請遼魯花赤供戶版之事則方始出排誠未暇于修葺俟其畢就六當從而稟裁乃若陪臣海陽公金俊侍中李藏用費表進朝事藏用則乃明訓之輒承儲使臣而前去金俊則遠都家之迂設方管領以指揮迨劇務迄有所成而小臣將率以造 丁酉還御本闕設華嚴神衆道場

乙巳賜尹承瑄等及第 己酉親設道場于內亭

鎮兵祈福 五月甲寅兩電 乙亥設仁王道場于

內殿 六月壬午王如奉恩寺 丁亥親設消災道

場 乙巳蒙古遣吾都止偕藏用未課戰艦之數與

軍額 秋七月丁卯起居舍人潘阜還自日本遣閻

門使孫世貞即將吳惟碩等如蒙古賀節日又遣潘

阜偕行上書曰向詔臣以宣諭日本臣即差陪臣潘

阜奉皇帝璽書并賚臣書及國贖以前年九月二十

三日發舩而往至今今年七月十八日回來云自到彼

境便不納王都苗置西偏大宰府者凡五月館待甚

薄授以詔旨而无報章又贈國贖多方告諭竟不聽

逼而送之以故不得要領而還未副聖慮惶懼實深
輒茲差充陪臣潘阜等以奏 八月遣大將軍崔東
秀隨吾都止如蒙古奏略曰預惟小邦雖在全盛之
時人民尚寡况自辛卯三十年來兵疫相仍喪亡太
多惟茲編戶之孑遺僅復農畦之生業其隸于兵衛
亦未有了壯驍勇者然重違帝勅多方調發僅得萬
人其舟艦則已委沿海官吏始庀材營造 冬十月
戊寅朔日食 庚寅蒙古遣明威將軍都統領脫朶
兒武德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略將軍副統領劉傑等
十四人來詔曰卿遣崔東秀來奏備兵一萬造船一
千隻事今特遣脫朶兒等就彼整閱軍數點視舟艦

其所造船隻聽去官指畫如耽羅已與造船之役不
必煩重如其不與則令別造百艘其軍兵船隻整點
足備或南宋或日本逆命征討臨時制宜仍差去官
先行相視黑山日本道路卿以差官護送道達己亥
遣即將朴臣甫都兵馬錄事禹天錫從國昌劉傑等
往視黑山島 十一月甲子蒙古遣兵部侍郎黑的
禮部侍郎殷弘本國人申百川于琰金裕等來 乙
丑以叅知政事金佺判樞密院事崔瑛為團練造兵
都監判事 丁卯黑的等傳詔其詔曰向委卿道達
去使送至日本卿乃飾辭以為風浪險阻不可輕涉
今潘阜等何由得達可羞可畏之事卿已為之復何

言哉今未奏有潘阜至日本逼而送還之語此亦安
足取信今復遣殷弘等充使以往期于必達卿當令
重臣道達毋致如前稽阻金裕等傳丞相安童書未
索土產藥品王遣譯語即將康禧荅書偕裕行遣
國子司業李淳益如蒙古賀正十二月丁丑王國
昌劉傑等還自黑山庚辰知門下省申思任侍郎
陳子厚起居舍人潘阜偕黑的殷弘如日本壬午
蒙古使脫朵兒見闕兵甲午劉傑欲闕西海道造舡
先行丙申脫朵兒還王餞于郊遣大將軍張鑑伴
行丁酉誅金俊夷其族己亥移御辰崑宮群
臣表賀誅金俊

己

巳十年春正月癸丑誅金俊黨別將金昌世許仁世流

李得材吉宣甫等六人丙辰設消灾道場于本闕

庚申遣將軍康允紹如蒙古奏誅金俊二月丁

丑還御本闕乙酉將軍金保宜林惟茂趙允蕃崔

宗紹等以後壁賜紅改銜庚寅燃燈王如奉恩寺

壬辰曲宴宰樞侍臣竟日極歡林衍吹唇欲猿掛

于殿柱甲午北邊諸城遣人賀誅金俊是月賀

正使李淳益還自蒙古帝問淳益曰宣麟州人未言

爾國憑朕詔旨造舡將圖深窳信乎淳益奏小國蒙

皇帝保護至于小民安生樂業有何所憾敢懷二心

帝曰然險人之言朕亦不信三月辛酉黑的及申

思佺等至對馬島執倭二人以還 甲戌辛王翰寺
夏四月戊寅遣叅知政事申思佺伴黑的以倭二
人如蒙古 甲申設百座仁王道場于內殿 辛卯
辛普濟寺設百五羅漢齋 壬辰流平章事柳墩于
黑山島籍其家又流墩子行首陞及侍郎朱悅將軍
金挺于島 乙未世子諶入朝于蒙古叅政蔡植承
宣林惟幹大將軍鄭子璵即將印公綬內官即將金
子貞牽龍行首羅裕書狀官學諭金應文等送行
壬寅太白晝見經天 五月丙午慶尚道按察使馳
報濟州人漂風至日本還言日本具兵船將寇我于
是遣三別抄及大角班巡戍海邊又令沿海郡縣築

城積穀移彰善縣所藏國史于珍島 壬申移御辰
崑宮 六月丙子王如奉恩寺 癸未設消災道場
于本闕 辛卯林衍殺宦者金鏡崔璵流御史大夫
張季烈大將軍奇蘊于島 壬辰林衍謀不軌欲行
大事會宰樞議侍中李藏用度不能止以遜位為言
乙未衍環甲率三別抄六番都房詣安慶公溫第會
百官奉溫為王忽風雨大作拔木飛瓦衍使人逼王
迁于別宮 秋七月丙午溫以林衍為教定別監
丁未衍又迁王于金醴舊第盜帑珍寶 辛亥林
衍遣中書舍人郭汝弼如蒙古進王遜位表略曰臣
嘗遇盛辰篤承洪造常欲率先于奉職永言報上以

為心何自去年而災受屢彰至于今日而疹病斯作
多方欲救一效莫期既以弥留恐顛濟之無日如或
不幸將付托于何人且元子朝覲而未還噫小邦保
釐之難曠况臣父常據祖宗典故而囑臣曰苟有違
代當先弟及臣弟安慶公涓三入天庭而親覲累蒙
聖眷之特加民望所歸侯封堪守茲稟遺訓又循僉
言乃以六月二十二日俾攝國事涓表云臣元植坐
不揖生忽被陰陽之寇居常茹痛未諳朝夕之虞爰
以重器囑于辱質臣實增駭惶牢執辭遜臣元謂曰
先父常有治命當先弟及尔志雖固父言奚違但命
臣叔守國事臣去之既難就亦非據雖不獲已假叨

主鬯之名莫敢違居尤極臨淵之抱 乙卯涓尊

王為太上王立府號曰崇寧置注簿錄事各一人殿

曰明和置舍人二人以東宮為壽安府置典籤錄事

涓以崔瑛為御史大夫趙璪同知樞密院事李昌

慶為右僕射削御史朴休右司諫白立錫職以與金

鏡相善也 甲子蒙古使于婁大于琰等六人偕倭

人耒涓出迎于郊初申思佺與倭人謁帝大喜曰

尔國祇稟朕命使尔等徃日本尔等以不險阻為辭

入不測之地生還復命忠節可嘉厚賜匹帛以至從

卒又謂倭人曰尔國朝覲中國其耒尚矣今朕欲尔

國之耒朝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于後耳齎予甚稠

勅令覲覽宮殿既而倭人奏云臣等聞有天堂佛刹
正謂是也帝大悅又使徧覲燕京萬壽山玉殿與諸
城闕 丁卯世子自燕京還至婆娑府 靜州官
奴丁伍孚潛渡江告林衍廢立世子聞之疑慮伍孚
曰告奏使郭汝弼在靈州請使人見之世子使同未
蒙古使者七人執汝弼于靈州又執防護譯語鄭庇
問知其實痛哭還入蒙古 八月甲戌遣侍中李藏
用如蒙古賀節日 乙亥世子遣大將軍郭子興以
書諭國人曰須復父王位不尔則立順安侯恠 丁
丑恭知政事蔡植以年老請于世子先還 戊戌蒙
古遣幹脫兒不花李諤等與世子書狀官金應文偕

未詔諭文武臣僚曰據世子王諶來奏本國臣下擅
廢國王以其弟安慶公渴為國王朕初聞之以為誠
偽無徵未可深信國王植嗣位以來未聞有過失苟
有過失諫而不悛當控告朝廷以聽我區處不告朝
廷臣下擅自廢置恒古以來寧有是理今遣幹脫兒
不花李諤等去詳問若傳聞之誤王身無灾于汝何
責如其果然敢有將國王與世子并其族屬一有戕
害者朕必無赦汝等其明諭朕心審思臣節條具以
聞 辛丑王宴幹脫兒不花 九月庚戌林衍遣
樞密院副使金方慶大將軍崔東秀偕蒙使如蒙古
陪臣表略曰前王遺疾大漸惟幾庶將護分以延期

因切辭榮而遜位况將弟及先君有言抑此藩稱一
日難曠而國王渴苟忤父王之命恐遠臣子之常肆
不獲已而叔抃保釐輒曾具由而趣騰申奏其王與
世子族屬之佳否伏望採王人之目覩并賤介之口
陳原實閱情軫慈加恤 冬十月癸酉衍釋平章事
柳墩樞密院副使張季烈大將軍奇蘊未至京復沅
于他島 乙亥西北面兵馬使營記官崔坦韓慎
三和縣人前校尉李延齡定遠都護即將桂文庇延
州人立孝哲等以誅林衍為名嘯聚龍岡咸從三和
人殺咸從縣令崔元夜入報島殺分司御史沈元濬
監倉朴守奕京別抄等以叛 辛巳渴以李君伯為

北界安撫立文萃為逆賊防護將軍率軍一百五十
人遣之西北面兵馬使洪祿道奔還京以國子祭酒
張鑑代之李君伯畏賊不進削其職以前侍御史林
杰代之 庚子遣侍郎陳子厚如蒙古賀正仍附奏
云小邦西北路總管下吏崔坦等謀逆與龍岡咸從
三和愚惑之民結党擅殺咸從縣令又是月五日入
亂于總管本道攻殺行臺御史監倉使及幕士將士
頗多掠取屯在龍岡縣境多張說設宣言上都出兵
欲盡誅北鄙之人以此誑惑諸郡縣日益附會背國
橫行願將歸咎本國而終以何等惡言往訴于朝廷
耶茲所未知也節次進詣賤介之收奏懇希聖鑑憐

察 崔坦殺西京留守及龍靈鉄宣慈五州守西北
諸城官吏皆歿于賊坦詭言于蒙古使脫朵兒曰高
麗卷士將欲深入海島故殺諸城守欲入告于上國
耳于是執義州副使金孝巨等二十二人歸于蒙古
十一月壬子蒙古遣兵部侍郎黑的魯萊道總
管府判官徐仲雄等十二人未詔曰諭高麗國王植
僚屬軍民頃以王植稱疾擅令安慶公渴叔總國事
遣使為問今使還言林衍稱此事俱傳臣所為然有
权力者能行廢立君臣居比人之下有何权力能行
此事然不可信其言王可與安慶公渴及林衍偕詣
闕下而陳情實朕聽其是非自有區處且聞植无恙

植之存亡亦未可保必待未覲朕方可信已遣頭輦
哥國王率兵壓境如逾期不至即當窮詰首惡進兵
勅絕無遺 乙卯宰樞會林衍第議答詔書 庚申
令三四品各以無名實封陳答詔便宜 壬戌林衍
宴黑的于其第黑的言王復位事衍不得已會宰樞
議廢渴復立王 癸亥王宴黑的等使坐上座黑的
等讓曰今王太子已許尚帝女我等帝之臣也王乃
駙馬大王之父也何敢抗礼王西向我等北向王南
向我等東面王辞曰天子之使豈可下坐固辞東西
相對 甲子王復位渴還私第百官詣王府扈駕入
闕蒙使從之觀者感泣蒙使請觀百官賀礼王服紫

袍出庭向北遙謝更黃衣受賀于康安殿 丁卯親
設佛頂道場 戊辰遣奉御朴休如蒙古上表略曰
臣嘗緣眇質忽違沈疴擬資服餌之方將見痊平之
效乃以臣弟溫叔攝國事仍馳賤介往奏元由今蒙
聖德之日加更致和悅于時揖况宣累詔曲垂訓諭
之辭又降華駢庸示微呼之寵茲復勉居于藩寄庶
當尋覲于闕庭 十二月丙子赦二罪以下 丁丑
親設消灾道場 己卯又設灌頂道場于內顧堂
辛巳林衍流同知樞密院事趙璪于黑山島 甲申
以俞千遇知門下省事金方慶同知樞密院事御史
大夫金鍊元傳李昌慶並為樞密院副使金坵尹君

正為左右僕射林惟幹為右承宣許珙為右副承宣
金軌金祿延為左右諫議大夫 庚寅王如蒙古命
順安侯棕監國 辛卯靜州別將康元佐等三人來
傳蒙古帝詔曰諭高麗國龜州都領崔坦等洎西京
五十四城西海六城軍民等近崔坦奏高麗逆臣林
衍遣人誘脅衆庶及其妻子俱全東往且曰若不從
令當加戕害你等審其順逆不從逼脅勒誅逆党以
明不貳其義可尚今坦已加勅命自餘吏民別勅行
中書省重為撫護惟尔臣庶仰體朕懷益殫忠節王
賜元佐等各白金一斤衍亦厚慰之 壬辰王遣右
司諫朴恒偕黑的先往蒙古寄書都堂云予全蒙大

造訪覲天顏已于今月十九日上途招撫奔走近者
小邦邊民嘯聚西都多殺守令歆逃其罪至以貝錦
之辭冒瀆上朝凡其情狀驗取節次先行使介言說
辨其曲直縷達天聰益加護恤永使殘邦无失其民
萬世供職是所望也 丙申王至岳嶺駟以白銀九
斤金銀鍾各一苧布十八匹密贈黑的 丁酉至洞
仙駟遣人巡檢各駟 吏皆逃匿投于崔坦 戊戌
至炭嶺坦等六人飲酒駕前王不受入西京謁太祖
真殿

庚午

十一年春正月辛丑朔王次博州先遣崔東秀寄書
蒙古都堂曰今聞小邦叛民崔坦等馳告上朝托以

京兵欲侵請送天兵二千許遞護而帝決已到行省
矣是事不難別白予早知其叛而不一問罪者以其
投附上朝也今既上途空國而誰肯以兵來侵待臣
近覲龍顏仰奏一言然後遣兵未晚也安有國君躬
進帝所而兵入其境百姓驚動者乎伏望諸相國閣
下以此情狀具奏天聰憫予父子勤王之思扶護始
終 己酉李藏用金方慶郭汝弼自東京來謁行宮
辛亥王至東京國王頭輦哥趙平章等辟人具紙
筆請王密書廢立之由王辭以手病風不書乃使譯
者問王 順衍意荅云如表所奏行省知其非實不
復問 二月辛未朔王謁帝于燕都獻方物仍侍宴

壬申王謁闕謝宴 甲戌王上書都堂請婚曰往
者已未年世子時方始親朝適丁登極之際大加憐
恤而俄聞先臣奄辭盛代憂惶罔極乃令臣繼修藩
戢又于甲子年親朝罷過亦出常鈞民之銘感曷足
形言今者叔臣林衍擅行廢立失位憂慙伏蒙聖慈
累遣王人詔詰其由召以親朝以是復位而進帝眷
優深倍加唁慰其為感泣天地所知夫小邦請婚大
朝是為永好之緣然恐僭越久不陳請今既悉從所
欲而世子通會未覲伏望許降公主于世子克成合
卷之禮則小邦萬世永倚供職惟謹又請兵曰臣于
甲子年親朝時奏以舊京出排事及其還國意在營

葺叔臣遮遏不得畢功以至于今伏望許以兵若干
人與之俱徃直至舊京招諭水內人民盡令出居因
除權臣餘皆存撫越數日永寧公康和尚洪茶丘等
未言中書省已奏聞其請軍馬許令發送若請婚則
聖旨云達合法通謀合族真實交親敢不許之然今
因他事未請似乎欲速待其還國旣存百姓特遣使
來請然後許之朕之親息皆已遣人議于兄弟會當
許之 丁丑崔坦請蒙古兵三千未鎮西京帝賜
崔坦李延齡金牌之孝哲韓慎銀牌有差詔令內屬
改號東寧府畫慈悲嶺為界 庚辰王上表請西京
復局其略曰崔坦李延齡等本非有怨于國家者因

權臣擅行廢立初若倡義起兵至達于上朝望局世子今臣復都舊京坦等理合捨兵歸本反欲別其疆分各修職貢有乖初起之跡天子以四海為家義無後此之擇諸侯與百姓守土力效朝宗之勤豈擬吾民遽回異趣伏望許還諸城俾屆本國時蒙哥篤軍已發都堂又議遣殿後軍又奏云若前後大軍到國則恐百姓驚竄仰供億難支也請停後軍且大軍留屯古京無令越境又請達魯花赤偕往本國帝許請達魯花赤及兵不越境事餘皆不允 壬午帝賜王金綿走絲及色絹三百匹馬四匹弓矢等物且令東京行省國王頭輦哥率兵偕往高麗 甲申西京蒙

軍六人未請席島倉米乃給米一千石襍穀五百石鹽一百石 丙戌王與世子發燕京 戊子地大震 乙未林衍憂憊疽發背而死順安侯以衍子惟茂為教定別監 三月庚子朔日食 丙午遣即將金之瑞如蒙古告林衍死 己酉西京蒙軍遣人來索夏衣及帷幕 夏四月己卯王至東京指諭庾賙即將伍夫順明藥員金允奇皆投于洪茶立 辛卯東界安集使報東女真寇邊擄九十餘人 丁酉王至大富城頭輦哥使人謂王曰堅守林惟幹否王曰何敢小懈蓋疑惟幹亡去也 五月丙午蒙古以脫原兒為我國達魯花赤 庚戌蒙古中書省遣諸之

豆等七人未習林衍赴京 王先遣上將軍鄭子與
大將軍李汾禧未諭國中臣僚云帝使行省頭輦哥
國王及趙平章等率兵護寡人歸國仍語之曰卿歸
諭國人悉徙舊京安堵如舊則我軍即還如有拒命
者不惟其身至于妻孥悉皆俘虜今之出陸毋如舊
例自文武兩班至坊里百姓皆率婦人小子而出又
漕運新興倉米一萬石以資軍餉及行從之備且慮
愚民見大兵壓境必致驚動宜速傳諭令諸道民安
心樂業犒迎王師又諭曰社稷安危在此一舉宜各
盡心林惟茂不從分遣水陸防護使及山城別監聚
保人民以拒命 癸丑御史中丞洪文系直門下省

事宋松礼誅惟茂流其党司空李應烈樞密院副使
宋君斐罷書房三番及造成色朝野大悅 乙卯王
次龍泉駟中灵駟卒二人賣昇天府牒未報林惟茂
伏誅王喜賜銀鍾等物是日中丞洪文系將軍宋玠
內園令郭預等與李汾禧赴行在群臣表賀畧曰逆
豎弄權方稔滔天之禍皇灵假手克成衛社之功日
月復昇光啟中興之業風雲相契踐脩上覲之儀既
結隣歡仍請國懸又遣政堂文學俞千遇同知樞密
院事朴映右承宣蔡仁揆等迎駕 庚申流林衍家
臣李公烈及家奴等于海島 壬戌宰樞會議復都
日京榜示晝日三別抄有異心不從擅廢府庫 甲

子永寧公綽率妻子未謁前平章事柳璩平章事金
佺自江華未謁王遣上將軍鄭子璵入江華敦諭三
別抄 乙丑遣員外郎李仁成奉迎太祖真于江華
丙寅王還旧京御沙坂宮妃嬪亦自江華至 戊
辰遣將軍金之氏入江華罷三別抄 六月己巳朔
將軍裴仲孫指諭盧永禧等領三別抄叛逼承化侯
溫為王署置官府以大將軍刘存奕尚書左丞李信
孫為左右承宣辛未剽掠子女財貨乘舟南下前中
書舍人李淑真即將尹吉甫尾擊餘賊于仇浦至浮
落山臨海耀兵賊恟惧遂遁 癸酉頭輦哥國王遣
朵剌歹領兵二千入江華王恐朵剌歹以遺民為逆

党而殺掠請勿入朵剌歹不聽遂入縱兵收掠財物
人心恟 乙亥幸頭輦哥屯兵時初出古京衣冠
未備王及百官皆以戎服行又無官辭皆張幕以居
辛巳以金方慶為逆賊追討使 秋七月己亥朔
頭輦哥命上將軍均徐漢秘書丞潘阜御史金光就
等發江華倉賜群臣百姓 辛亥頭輦哥遣提管洪
茶丘巡視全羅慶尚東界三道 丙寅幸白州宴頭
輦哥 八月戊辰朔遣世子諶如蒙古上表奏裴仲
孫叛狀且賀節日樞密院副使元傳上將軍宋松礼
中丞洪文系從行又奏云前小邦西北面總管幕下
吏崔坦殺西京分臺御史監倉使留守官及屬縣守

今等遂脅西北鄙諸城以樹其兇即詣帝所歸辭妄
訴意欲分疆自異幸災橫行其罪惡天地所不容又
西北之人元在王京者今乃捉拏將去何悖逆如此
小邦專賴威靈既已掃除权臣稟承詔旨復出右都
則此城洒刷舊汚一新心力永世供職之秋也而此
禍小土地又割西京以北諸城別作疆界則臣之所
與修職貢者幾何人哉昔三叛人入魯春秋訊之伏
惟聖慈歸我舊境不報 甲戌樞密院副使致仕
宋義與其甥將軍尹秀叛入蒙古 戊寅頭輦哥
使人焚江華城內民家凡米穀財貨被燒者不可勝
數 丙戌三別抄入據珍島侵掠州郡矯帝旨令

全羅道按察使督民收穫徙居海島

九月己亥

全羅道討賊使恭知政事申思佺不以討賊為意或
問其故對曰我已為宰相破賊成功復何為哉至羅
州聞賊出陸奔還于京全州副使李彬亦奔城逃皆
坐免 辛丑將軍楊東茂高汝霖等以舟師討珍島
賊入長興府殺京卒二十餘人擒都領尹萬藏剽掠
財穀王遣使安撫 甲辰以金方慶為全羅道追討
使與蒙古元帥阿海以兵一千討珍島 丙午宰樞
宴達魯花赤脫朵兒 戊午達魯花赤入江華巡審
虛實 癸亥設藏經道場于本闕王始備法駕然侍
從甚少樂官未具文武官多有步行者 冬十月戊

設百座道場于本闕 乙亥以復都舊京省二罪以
下 十一月己亥賊陷濟州 閏月乙酉達魯花赤
請婚良家從之 是月万户高乙麻領兵二百戍南
方以備三別抄 遣朴恒崔有滄如蒙古賀正且奏
曰小邦承皇帝詔旨已復都舊京招集殘民勵心供
職今愚民之避役者犯罪而逋逃者公私奴婢之欲
免賤者相率往托留屯兵馬及西京肆意橫行乃至
引誘平民日益繁蔓若此不禁則其與修職貢者有
幾伏望聖慈一皆推刷還之使萬世永服勤 十
二月庚戌罷平章事柳璟流政堂文學俞千遇于仁
勿忽 乙卯世子諶與蒙古新事官不花孟祺等未

王出迎于郊詔曰頃承世嫡未展壽儀雖歲事之有
常見敬心之無替宣申寵錫用答勤誠今賜卿西錦
一段及曆日又詔曰陪臣元傳等奏陳頭輦哥國王
行省官等擾害數事今使對辨皆是不實復言非卿
親所聞見得之他人此殆非出卿意若輩小人所為
曩者卿嘗謂朕毋聽小人之言朕諭之曰朕于小人
之言或曾誤第朕不知卿慎勿聽也自今現之卿亦
聽小人之言寧非顯然若輩小人又陳說前代故事
暨祖宗法度雖有前代故事或卿祖宗法度豈無善
與不善當擇其善者從之其不善者改之可也朕于
卿豈肯用不善之心若欲用不善之心當在去年矣

如前年有人言高麗與南來日本交通嘗以問卿
惑于小人之言以無有為對今年却有南來高麗
卿私地發遣殆行省致詰始言不令行省知會是為
通錯又見有將列日本國歸附高麗人說往者日本
歲貢高麗又前年卿承當括兵造船至今未見成效
托于林衍擅權事非由已朕若此後再用小人卿寧
復指以為辭卿國雖小卿亦是一國之王豈陟威福
或是或非當自己出如專任不善之人則不善之事
止及卿身天道悠遠事之未未者人孰預知就人事
論之若輩小人于卿猶擅廢立况于卿子孫豈肯盡
心輔佐朕于卿既為一家藉我國家之力以威遠人

自茲以往或南來或日本若有事則兵馬戰艦資糧
宜早措置倘依前托辭以營辦為難則爭効成功之
人甚衆卿其思之時元傳等奏陳行省當我國出排
時多所侵割之事帝使對辦傳等屈又出排後宋高
躬來泊國家密使遣還行省知之故有此詔又詔曰
頃以林衍叛逆乃命將出師撫定爾國今罪人殲滅
卿宜莫居曰京東方无事矣然念罹茲災故東土之
人不无驚擾自茲以往卿其保全生聚諭以朕意毋
或妄生猜釁各安其業又詔曰近以高麗叔臣構亂
乃遣兵東下惟林衍是問不意脅從誑誤之人妄自
疑懼往、逋竄未出或逃往他境因為叛逆朕之素

心務在輯寧尔邦詔諭之後有能自新復歸本國其
已往之愆咸當矜釋其中雖有早曾背主逃匿尔國
中者亦令安業為民不許各主認識如或不尔雖悔
可進王遣員外郎朴天澍持帝詔往諭三別抄
丁巳金方慶與賊戰于珍島阿海怯懦不戰賊圍方
慶將軍楊東茂救之賊解圍去是年構屋于泥板
洞叔安世祖太祖梓宮及奉恩寺太祖塑像九廟木
主

世家卷第二十六

書